

攀枝花戲劇

第3集



渡口市文化局

攀 枝 花 戏 剧

渡 口 市 文 化 局

一 九 八 五 年

责任编辑 叶春凯
封面设计 王映泰

攀 枝 花 戏 剧

(内部刊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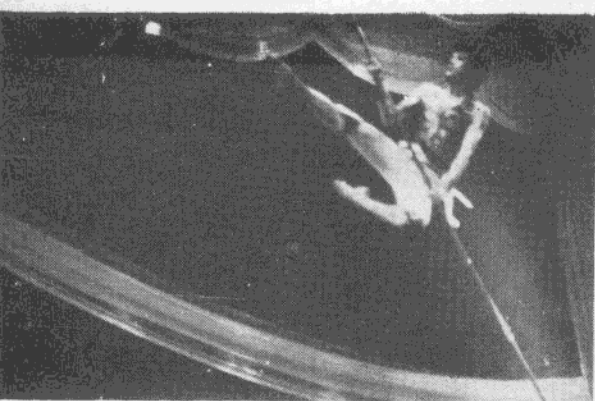
一九八五年

总第三期

编 辑：四川省渡口市文化局创评室

《攀枝花戏剧》编辑部

印 刷：渡口日报社印刷厂



渡口市歌舞团赴
京汇报演出本团创作
舞蹈《赶漂人》

蒋元军 摄

渡口市1985年青年
曲演员会演一等奖获
者，汤晓梅(饰祝英
)陈智林(饰梁山伯)

川剧《访友》

元 军 摄



渡口市话剧团创作演出
话剧《攀枝花人》



目 录

1985年总第三期

剧 本

攀枝花人 (四场话剧)

..... 罗国贤 (执笔) 缪斯中 杨光煦 (1)

朱德过江 (七场话剧)

..... 叶大槐 李国梁 (75)

陈子昂与武则天 (新编历史故事川剧)

..... 于映时 (137)

评 论

《攀枝花人》是一出写人写情的好戏

..... 杜 仲 (67)

话剧《攀枝花人》观后..... 叶春凯 (69)

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

——话剧《攀枝花人》观后..... 陈守其 (73)

四 场 话 剧

攀 枝 花 人

罗国贤（执笔） 缪斯中 杨光照

谨献给攀枝花创业的英雄们！

——写在庆祝攀枝花建设二十周年的时候

1984·4——1985·4

题 叙

大概在几十年或者上百年以后，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将发现在中国西南金沙江两岸的工业区里，生活着一种总是充满信心和专门创造奇迹的人，这种人已被命名为“攀枝花人”。

但这个剧本只是描述和反映其中几个平凡的劳动者以及他们的活动，时间虽然从一九六五年跨越到一九八五年，地点却只是在金沙江上的一个渡口——那攀枝花盛开的地方。

人 物 表

李 中 华	男	二十九岁	某局工程师
刘 斌	男	五十一岁	某工程指挥长
李 文 文	女	五 岁	李中华的女儿
王 大 刚	男	二十六岁	炼铁工人
伊 鸽	女	二十来岁	彝族姑娘
瓦 哈	男	六十多岁	伊鸽的祖父
阿 龙	男	二十六岁	伊鸽的哥哥
万 光 荣	男	二十七岁	某工程基建科长
姜 志 强	男	三十多岁	工程兵某团副团长
徐 虹 虹	女	二十五岁	歌唱演员
汪 天 明	男	二十八岁	电影演员
小 梁	男	十九 岁	刘斌的通讯员
向 北 京	男	二十一岁	知识青年
姜 明 露	女	二十 岁	姜志强之女
陈 辽	男	二十二岁	知识青年
王 小 刚	男	二十一岁	王大刚的儿子
马 光 辉	男	二十一岁	知识青年
汪 小 明	男	十 岁	汪天明的儿子
剧 作 家	男	三十多岁	

(以上年龄及身份都以人物初次出场为准,另有群众多人不一一具名)

第 一 场

〔幕前。一束光照在剧作家身上。〕

剧作家 观众朋友们，大概在几十年或者上百年之后，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将会发现在中国西南金沙江两岸的工业区内生活着一种充满着信心和专门创造奇迹的人，这种人已被命名为攀枝花人。在这个戏里表现的只是其中几个平凡的劳动者以及他们的活动，时间虽然从一九六五年跨越到一九八五年，地点却只是在金沙江畔的渡口——那攀枝花盛开的地方。

〔春天总是美丽的，无论在穷乡僻野或千里沃原。一九六五年的春天更美丽。因为这是我们祖国经历人为和自然的灾害以后，恢复了元气的一个春天，就象大病初愈的年轻人开始焕发青春光彩。〕

〔春天的气息融化了雪山冰河。金沙江象千匹披银鬃的野马奔腾着、拥挤着、喧哗着，驰过这西南山区的峡谷地带。江两岸是陡峭山峦，在山麓河谷中形成的堆积裙和冲击扇使江面狭窄起来，被人们选作来往过河的渡口，黑黝黝的狰狞怪石和匆匆而过的滔滔白浪相映对峙，而颠簸在浪峰波谷的羊皮筏及渡船更增添了这惊心动魄的气氛。〕

〔这里有悠久而光辉的历史：近的如一九三五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过此地，夜间横渡的情景是悲壮而激昂的，给亲历和目睹者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远的可追溯到上古时代，《史记·黄帝本纪》记载黄帝次子“昌忌，蜀山氏女，生高扬”，就在这一带地方，可见曾是中华民族一个主要裔脉生息繁衍之地，但世

事变幻、沧海桑田，不久前这里却是空谷流水，少见人间烟火之迹，多闻虎啸狼嚎之声。

〔兰天、远山、盘旋的雄鹰，峡谷、怪石、拍岸的惊涛……构成渡口粗犷而冷峻的自然景象。但一株高大挺拔的攀枝花树，以及它伸出的枝桠上象跃动的火苗一样盛开的花朵，使整个画面溢出一股扑面而来的炽烈激情。不远处那正在抢建中的吊桥工地上未熄的灯光和闪耀的焊花，从悬崖上伸向对岸的钢梁和峭壁上醒目的标语：“抢在战争爆发之前，把攀枝花建设起来！”……这些都是建设者们给这荒山野岭渲染的那个时代的绚丽色彩。

〔幕启。虽是清晨，江面上还飘散着淡似轻烟的细雾。这里已被暂时作为某工程指挥部，因此人来人往，很有点紧张，热烈的战斗气息。

〔某工程指挥长刘斌，正拿着电话机听筒在大声说话。他五十岁左右，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脸膛浓眉大眼，身上披着一件羊皮坎肩。

刘斌 ……，月底以前，公路必须通车！要不，我撤你的职！……，加快爆矿速度，对！有什么问题我负责！——我负——责！（紧接着放下电话筒，又拿起另一个响着铃声的电话筒）我是刘斌，……可以，可以，我马上就办（向站在一旁的通讯员小梁）小梁，通知运输队，叫他们组织十辆“解放牌汽车”立即支援桥梁工地。

小梁 是！（下）

〔舞台的右侧攀枝花树下，有一个紧靠着树干搭起的简陋茅草棚。棚边，在三块石头架起的炉灶旁，彝族姑娘伊鸽正在煮茶。她头上盘着发辫，搭着一块漂亮的青丝头巾。她的神态里有少女的柔婉，但更多的却是特有的热情和大胆。基建科长万光荣趁刘斌正在打电话时上，凑在灶前拨火，几声低语逗得伊鸽格格地笑着站起来。

随后伊鸽端茶送到刘斌面前。

伊 鸽 老刘伯伯！

刘 斌 哦！伊鸽，谢谢，（接过茶碗一饮而尽）你瓦哈爷爷呢？

伊 鸽 在江对岸拢渡船。

刘 斌 告诉他，再过一个月大桥合拢了，我让他第一个从桥上走过。

伊 鸽 （娇憨地）我第二个。

刘 斌 那当然。（看着欲避开的万光荣），万光荣！干嘛躲躲闪闪的？我早就看见你啦！过来，过来。（低声认真地）我叫你上桥梁工地，你怎么老往这里蹲？！

万光荣 口渴，想喝碗茶，所以……

刘 斌 所以就盯上伊鸽啦！

伊 鸽 （背着木水桶）老刘伯伯，我背水去了，一会爷爷来你告诉他一声（下。）

刘 斌 伊鸽，路上小心点！（向万光荣）你在省里犯这方面的错误才三个来月，是我把你保下来，带出来的。实话跟你说，你要是再干偷鸡摸狗的事，我就……

万光荣 （尴尬地）指挥长，到了新地方，你就让我……

刘 斌 我让你离姑娘远着点，别招招摇摇的！当然面子还是要给你留的。不是还让你呆在党内当你的基建科长？万光荣呀万光荣，既然你爹给你取了这么个名字，你就多干点体面的事嘛！想想我们正在闯一条自己建设钢铁工业基地的道路；想想我们搞钨钛磁铁矿冶炼试验的专家和工人们还在用麻袋、布包，甚至用裤子装着矿石扛在肩上往外运；想想毛主席说的，要抢在战争爆发之前，把咱攀枝花建设起来……你那些歪门邪道在脑瓜子里就呆不住了嘛。

万光荣 嗯。

〔远处传来放炮的警笛哨声。〕

刘 斌 这个时间怎么要放炮？（朝哨声方向眺望）真是乱弹琴。（转身往棚里电话机走去）。

万光荣 他们违反作业要求，规定上写得清清楚楚，只准在中午和傍晚放炮……

刘 斌 （拿起话筒）喂，桥梁工地吗？我是指挥部——（闷闷的炮声传来，震动河谷，响起回声。）喂喂，喂喂，怎么搞的？（着急地敲打着电话机，随后又放下，向台左平台走去，站立观察炮声的地方）

万光荣 准是电话线给崩断了！

〔小梁领着一位风尘朴朴，身材壮实的汉子上，这人看上去三十多岁，身背被盖卷，左肩扛着一把十字镐，右手抱着两捆树苗，屁股上吊着电工工具套，虽全身披挂，却显得利索干练。他叫王大刚。〕

小 梁 指挥长，指挥长！又来了个找你报到的。

刘 斌 （回身与王大刚握手）欢迎，欢迎！（对万光荣）万光荣你去工地那边看看，刚才放炮是怎么回事？！让通讯班把电话线接上。另外顺便检查一下所有的羊皮筏子和木船都调集齐了没有，今天有大部队要过江。

万光荣 是（下）

刘 斌 （接过介绍信）能干什么？

王大刚 炼铁……

刘 斌 眼下这里还没有高炉哇。

王大刚 哦，我知道，不过造个房子，搞个电什么的，也能对付……金木水火土干啥都将就。

刘 斌 呵呵，看不出，你还是个全才！

王大刚 （憨厚地笑着）就是怕念书认字，还怕当干部，（刘斌。

被他的一席话逗得笑了起来，电话铃响。）

刘 斌 （拿起话筒）指挥部，我就是刘斌……什么？什么？柴油发电机组发生问题？声音不对？什么原因？！……好吧，停机检查！

王大刚 慢，（接过话筒，）我来问问。喂，请你把听话筒靠近柴油发电机，对，再靠近点，就象医生的听诊器贴在病人胸前一样。从左到右，再从上往下……，就在这里！毛病就出在喷油嘴有些堵塞，对，加大油量……。

〔刘斌和小梁一直惊奇地看着王大刚。王大刚把话筒递给刘斌，刘斌接过来听了一会儿，兴高采烈地拍着王大刚的肩。〕

刘 斌 哎，真神哎，我的工人阶级！留在指挥部怎么样？

王大刚 蹲机关当干部？不行，不行！

刘 斌 怎么？

王大刚 我不是这块料，俗话说，面汤不能当酒喝嘛。

刘 斌 （关切地）那你想干什么？

王大刚 造个房子，修过路，等有了高炉，我就去炼铁。

刘 斌 咱们第一个大仗就是“三通一住”，通水、通电、通公路。再就自己动手，盖干打垒，造起房子先住下来，可是象你这样的师傅，我们指挥部真是太需要了！

王大刚 你放我下去，今后哪个地方有了疑难杂症，你招呼一声，我随叫随到。

刘 斌 好吧，王大刚同志，你就先到桥梁工地去（在介绍信上批示着）那可是我们工程目前的重点。

王大刚 是（接过介绍信）

刘 斌 小梁，你送送王师傅。

王大刚 哎，不用（走向电话机箱子边上拿起自己的行李和两捆树苗，欲下，又环顾四周）好地方呀！看风水，这里能

建个江边公园，（把树苗分一捆给刘斌）给，抽空儿给栽上。

刘斌 （接过树苗，称赞地）想得好哇！

王大刚 今后老年人乘凉要个遮阴，青年人谈恋爱也要有个掩护嘛！（刘斌、小梁和背着用木桶装水上来的伊鸽听后，都忍不住笑了起来，王大刚还是那么憨厚地笑着，快步走下）

〔小梁帮伊鸽放下水桶，远处传来一女中音深沉，哀愁的歌声：“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千里思君不见君，泪花还逐浪花飞！”

刘斌 谁在唱？是徐虹虹吧？

伊鸽 嗯！

刘斌 想家了？

小梁 说不上。

刘斌 哼，小资产阶级，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在这儿应该唱：

“马儿啊，你慢些走，慢些走……”（唱得荒腔走调，引得伊鸽，小梁又笑了起来，）要唱得那些来咱攀枝花的骑马人，听后就舍不得走，（象小孩似地一甩手，然后又对伊鸽，）哎，伊鸽，给点水好不好？

伊鸽 老刘伯伯，看你说的，我给你端。

刘斌 不。（指指水桶）我就要这个。

伊鸽 （认真地）黄泥汤，不能喝。

刘斌 那小树苗苗能喝呀。

〔刘斌正欲倒水，电话铃响。江边传来苍劲的男声：“啊哩哩罗——”伊鸽转身跑向江边的岩石上应声。一阵山风吹落她手里摇动的青丝头巾，小梁上前正要捡起，伊鸽喊着：“不要你拣！”从岩石上猛地跳下来把小梁顺势推倒在地，又咯咯地笑起来，然后捡起头巾。

小 梁 (不解委屈地)你……?!

〔伊鸽看他不解的样,笑着跑开了。〕

刘 斌 (放下电话上前扶起小梁)小伙子,人家看不上你。你别瞪着眼睛瞧着我。人家彝族姑娘有个规矩,他们要是爱上了谁,就会把那青丝头巾解下来放在谁的面前,你要是捡了还给她呀!那就算是订了情,订了亲啦!

小 梁 (吃惊地)啊!

刘 斌 啊什么?刚才伊鸽不是故意搁的,你就是捡了,她也会让你挂在树梢,或者放在石块上的,所以你捡了也是白搭。

小 梁 (明白似的)哦!

刘 斌 (学他)哦。哦什么?想学公鸡叫,还嫌你的嗓音低呢!

〔刘斌、小梁、伊鸽种树下。〕

〔李中华上。这是个英俊的男子汉,三十岁左右,体魄颇有点象个运动员,但却书生气十足。天然有点卷曲的头发和端庄的中山服,显得很协调,尤其是他身上的扁担,一头挑着个大箩筐,另一头是被包,书籍和日用品,筐绳上挂着的洋娃娃就更令人感到可笑。缠在左臂上的黑纱标志着他近来所遇的不幸,但他是个刚毅的人,眼睛里透出不仅有悲伤,更多的却是对悲伤的克制。〕

李中华 (礼貌地)同志,这里是去龙洞坪的渡口吧?

小 梁 是的。来,歇歇肩。(帮着放下担子)

李中华 谢谢。

刘 斌 别客气,到了攀枝花就是一家人了嘛,你是——

李中华 我是参加冶建施工的。

刘 斌 (玩笑地)我还以为是货郎进山哩!你们大队伍早一个

多月就来了。

李中华 嗯。

刘 斌 掉队的？

李中华 嗯。

刘 斌 能跟上来就好嘛。嗨！还带着个洋娃娃，攀枝花又多了一个小资产阶级啊！（饶有兴致地踢踢盖有帐形兰布的箩筐）什么玩艺儿，这么大箩筐装着？

李中华 你别动！

刘 斌 怎么啦？

李中华 孩子睡着了。

刘 斌 孩子！？

〔引起伊鸽的兴趣和注意。〕

李中华 我的女儿。

〔伊鸽兴趣更浓，好奇地走向箩筐。〕

刘 斌 到攀枝花来就是上战场！有抱着孩子冲锋的吗？！回去，回去！

李中华 没有例外？

刘 斌 从来没有。

李中华 （顽强地默默地注视）你是——？

伊 鸽 我们这里都听他的。

小 梁 这是刘指挥长。

刘 斌 特区党委一再规定，创业初期，条件艰苦，一律不准带孩子进来！（缓和口气）应该把孩子留给他妈妈嘛。

李中华 （难受地）孩子的妈妈在我们来攀枝花的路上死了。

〔刘斌、伊鸽震惊。停顿。〕

刘 斌 为了孩子，你应该回去，特区党委是可以出这样证明的。

李中华 我没有走回头路的习惯。

刘 斌 （沉吟片刻）有信得过的亲人吗？

李中华 我和孩子的妈妈都是解放初期从南洋归国的，国内没有近亲。

刘 斌 朋友呢？

李中华 朋友们要把孩子留下，我婉言谢绝了。组织上决定我回原单位工作，并把孩子送进了幼儿园，可是我想起了孩子母亲生前的心愿，就带上孩子赶来了。（拿出了一封信）这是她临死前两天写给特区党委的信。

刘 斌 （接阅）“攀枝花特区党委负责同志，真遗憾，在半道上我病倒了。我父亲是旧中国攀枝花地区铁矿考察和发现者之一。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他一气之下走了南洋。解放后送我回国，原是为了继承他未尽之业，谁知道……不过不要紧，有我的丈夫李中华和女儿文文，他们会代替我来的。致最后的敬礼。吴惠芳”（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伊鸽感动，掩面而泣。

李中华 孩子的妈妈临死前拉着我的手一再关照，要我一定把孩子带在身边，让她成为真正的攀枝花人。说实话，我和孩子实在是谁也离不开谁的……领导同志，就让文文成为一个例外吧。

刘 斌 可以。可是……小梁，先带这位同志上指挥部食堂弄点吃的。

李中华 不。过河上了龙洞坪，找到大部队就行了。

刘 斌 你们那个大部队暂时也属我这里管。去吧，孩子醒了可饿不起。（李中华拗不过刘斌，欲挑担与小梁下。）

伊 鸽 把孩子留在这，我帮着照看。你带点吃的东西回来就行。

刘 斌 伊鸽是个好姑娘，有她看着，你尽管放心。